



客家龍文化

國立聯合大學112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面向二：善盡社會責任 分項一攜手在地共進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聯合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客家研究學院

序

文化與技藝的傳承

客家研究學院 馮祥勇院長

苗栗焐龍成為民俗節慶活動已經有 20 多年的歷史，事實上苗栗焐龍文化存在甚為久遠，客語稱舞龍活動為「迎龍」，元宵當日龍隊到熱鬧街區或伙房進行「迎龍」時，受賀人家燃放鞭炮迎接，就有「焐龍」的習俗。提到焐龍這個『焐』字，不是唸『旁』而是唸『焐』，用客語或是河洛語來唸，更為傳神。小時候，每次聽到「愛『焐』啊啲」，很多人都會掩耳走避，反而是我在掩耳時會露出一點縫隙，感受那份『焐』的震撼，還有稍後可以嚐嚐爆米花的甜蜜滋味。目前客語辭典對「爆米花」譯成「砵米(打米)」，其實我覺得應該譯成「焐米」更好更傳神。

許多民俗文化因為有地方上的文史工作者，不辭辛勞的紀錄與保存，令人感佩。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成立之初，除了推廣客家語言之外，也積極地對客家文化進行一系列的田野調查與學術研究。原本只是元宵節歡喜的舞龍，也因此有條理地歸納出糊龍、點睛、迎龍、躡龍、焐龍、化龍等「焐龍六部曲」。目前客家研究學院的文觀龍隊參與這項節慶活動，每每在躡龍焐龍的踩街和表演時，會跟小朋友互動達到教育與傳承的功效；期待未來也會有文創龍的出現，讓苗栗焐龍增添色彩而有創意商品，向外擴散苗栗焐龍文化。

聯大文觀系成立宗旨，就是希望將客家族群文化、臺灣在地文化能有深入的探討研究，並能透過觀光旅遊這樣歡樂的型式，讓在地人或是遊客能深刻理解這樣的文化底蘊。聯大客家研究學院的文觀龍隊成立已經有七年，最初是全由女生成立的龍藝隊伍，讓陽剛的舞龍增添細膩的美麗的色彩，讓人驚艷也讓這項客家民俗文化能夠傳承久遠，擴大參與的深度和廣度。

這本「客家龍文化」有客院林本炫教授論說「苗栗焐龍的發展」脈絡，也邀請到客家文史工作者黃鼎松老師將「苗栗客家舞龍形式的演變—從迎龍到焐龍」詳細介紹，也有糊龍師傅賴宥成「糊龍的製程介紹與心得」，把自己糊龍的過程一一呈現。最主要的部份，是紀錄這幾年聯大同學參與苗栗焐龍節慶活動的心得和感想，點點滴滴的故事和自身感受，彙集成冊，期待客家文化與舞龍技藝能永續傳承。國立聯合大學深耕苗栗、發揮大學社會責任的心，也能永存在大家的記憶深處。

苗栗燒龍的發展

林本炫

講到臺灣元宵節的活動，在 30 多年前，就只有台南的鹽水蜂炮。最近這 2、30 年，逐漸形成「南蜂炮、北天燈、中燒龍、東炸寒單」的局面。其中「中燒龍」指的就是苗栗的燒龍。苗栗燒龍於 1999 年開始，由苗栗市公所主辦，即將到來的 2022 年元宵節，則將是第 24 年舉辦。歷經邱炳坤（8 年）、鄒玉梅（4 年）和邱炳坤（8 年）及邱鎮軍（現任）3 位市長共 6 任推動，地方人士邱英政、黃鼎松、曾桂龍以及當時苗栗市公所主任秘書李延華等人為主要推手。

第一次看到或聽到「燒龍」，很多人馬上發出疑問，什麼是「燒龍」？其實，燒龍的「燒」就是炸的意思，所以燒龍就是炸龍。燒龍源自於苗栗客庄原有的習俗，在過年期間，龍隊會挨家挨戶拜年，民眾則會丟鞭炮歡迎，並且給舞龍者紅包。也有地方民眾會請舞龍隊伍到自己店家或工廠表演，稱為「包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新光紡織廠」，龍隊進入工廠之後，民眾從四周或屋頂向龍身投擲鞭炮，就是炸龍的起源。當年籌劃這項節慶活動的幾位重要推手，認為龍是神聖的，用「炸龍」這個名稱不夠敬重，而且不具有地方特色，決定採用「炸」這個字的客語發音「燒」，「燒龍」於是成為這項節慶活動的正式名稱。

燒龍在舉辦第 10 週年左右，規模和參與人數以及龍隊數量上，都達到高峰，參與人數達到 10 萬人，龍隊也有 20 多尾。近年則略為衰退，龍隊數目減少到 10 尾。值得注意的，則是客家委員會近年推出「客庄十二大節慶」，苗栗燒龍也入選在內，進一步提升知名度。內政部於 2013 年透過網路票選和專家審查，選出 100 個宗教景點，燒龍因為和玉清宮有緊密關係，也入選「臺灣宗教百景」。

燒龍其實是一系列的活動，總共有 6 個項目，稱為「燒龍六部曲」，包括糊龍、點睛、迎龍、躉龍、燒龍、化龍，從正月初 9 日的點睛開始，到正月 17 日化龍結束。而糊龍則在數個月前就展開，糊龍就是製作龍，從剖竹篾，用竹子製作龍頭和龍身，並糊上一層紙，在紙上彩繪，再用一整塊色彩鮮豔的布製作龍身。點睛是在玉清宮廣場上舉行點睛儀式，使龍具有神性。迎龍是客家龍競技，參加競技的龍隊，在玉清宮前廟埕廣場上，以 8 分鐘時間演出規定的套路，由 7 位專家擔任評審，選出最傑出的舞龍隊伍，前 3 名並且要馬上接受鞭炮的砲火洗禮。

跕龍的「跕」，客家話就是「跟隨」。過年期間，只要龍隊出動，就會有一堆小朋友跟著龍後面看熱鬧，享受節慶的喜氣，並且還可以拿到糖果，稱為「跕龍」。煬龍成為正式節慶活動後，這個項目就是民俗踩街，數十個民俗陣頭隊伍，在元宵節的前一兩天晚上，傍晚六點開始，從苗栗市中心的「三角公園」出發，遊行到苗栗火車站，到晚間 10 點左右結束，全程大約 2.5 公里，是煬龍系列活動的第一個高潮。「煬龍之夜」是第二個高潮，這一天晚上，苗栗市後龍溪邊的河濱公園廣場，聚集了數萬人坐在堤防的看台上，觀看所有的龍隊輪番上陣接受巨量鞭炮的洗禮。這個晚上，煙消瀾漫炮聲震天，觀眾的情緒嗨到最高點，同時也是對龍隊成員膽量的嚴格考驗。

客家人相信經過點睛的龍具有神性，所以煬龍結束後，要把龍請回天上，因此在元宵節當天「煬龍之夜」過後，要把龍化（燒）掉。這個儀式通常是在苗栗市五文昌廟前舉行，也有的龍隊選擇自己庄頭附近的廟宇前化掉，也是極為慎重莊嚴的項目。在民間的習俗上，如果不把龍化掉，就要每日祭拜，以免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這幾年煬龍節慶活動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維繫民俗傳統之外，主辦單位也試圖結合現代科技。2020 年「煬龍之夜」曾有 300 架空拍機，在空中排列與煬龍有關的文字和圖案，讓觀眾耳目一新。並且，位處苗栗當地的國立聯合大學，於 2017 年至 2019 有「土木與防災學系」組織龍隊，而隸屬客家研究學院的「文化觀光產業學系」，則自 2018 年起組織龍隊，2022 年將是第 5 年參與。2018 年文觀系第一次組織龍隊參與時，包括龍珠、龍頭和龍尾，全都由該系女同學操作，當時曾為媒體報導的焦點。

這一本教材除了介紹客家龍文化也紀錄了聯大各屆實際參與煬龍的同學，從組隊、練習、參與系列活動，以及參與後的感想，讓這個大學生活中的重要回憶，生命中難得的體驗，一屆一屆保存，一屆一屆地接龍下去。

苗栗客家舞龍形式的演變

—從迎龍到焐龍

黃鼎松

苗栗市「焐龍」為近年來崛起的民俗慶典活動，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列入每年「十二大節慶」之一。由於「焐龍」活動充滿熱鬧、歡樂與刺激的年節氣氛，成為吸引各地遊客的焦點，知名度也從地方性的節慶活動，提升為與「平溪天燈」、「鹽水蜂炮」、「臺東炸邯鄲」，同被喻為元宵節臺灣四大民俗節慶活動。

元宵節，又稱上元節，其觀念來自道教，道教信仰的太極界神奇中，神格僅次於玉皇上帝者為「三官大帝」，職司考核天人功過，眾生禍福。在玄黃判分，天地肇定後，出面治理天、地、水三界，也就是「上元一品賜福天官紫薇大帝」、「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虛大帝」、「下元三品解厄水官洞陰大帝」的總稱，分別於元月、七月、十月之望日為萬壽之辰。民間另有一說，堯、舜、禹三帝為三官大帝所降生，故以堯帝至仁以配「天官」、舜帝墾地以配「地官」、大禹治水以配「水官」。

苗栗客家民間對三官大帝之崇祀非常盛行，其祭拜方式可分三種：1. 建廟崇拜：苗栗客家地區以三官大帝為主神的寺廟有 8 座，列為同祀神者有 18 座；2. 天神會：建廟條件不足之地區，成立神明會型式的天神福會，每年立春祈福，立冬完福；3. 家屋宗祠崇拜：將三界爐懸掛正廳燈樑，晨昏上香膜拜，庇佑家族興隆平安、田地五穀豐收。三官大帝的信仰綜合先民敬重天地自然崇拜，以及對堯、舜、禹等上古聖賢的敬仰之情，同時也將生活中最渴望獲得的賜福、赦罪、解厄等願望，如實呈現。

在重視農曆春節的華人傳統社會，元宵是春節的最後一個節日，民間遊藝活動呈現多采多姿的高潮。昔日富有人家，多於此日設宴款客，稱「謝春酒」。過了元宵，春節的歡樂氣氛全然結束，一切恢復常態。「上元」又稱燈節，始自唐代，其實在太平盛世紮花燈以為慶祝的盛景，從漢朝起就有正月十五日夜不宵禁的傳統，宵禁由執金吾主管，因此，後世稱上元為「金吾不禁」。「上元」可通宵歡樂，而有「元宵」之稱。唐之後，花燈種類更為繁多，千變萬化。也成為深入民間的藝術創作活動。傳至宋朝，為上元全盛時期，《東京夢華錄》記載了開封城內百戲雜陳，傳下「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畫」的詩句，足見其盛況。當時，不但官府舖張揚厲，燈火繁盛，並且下令與民同樂，開市燃燈，永為定制。

我國為了發展觀光產業，內政部於民國 66 年（1977）10 月 28 日核定每年農曆正月 15 日之元宵節為觀光節，民國 79 年（1990）起結合民間及地方政府資源，以「民俗文化根、傳統國際化」之規劃目標，將元宵節提燈籠的傳統民俗活動，以本土化、傳統化、科技化及國際化之理念，包裝成大型觀光盛會，辦理燈會活動。燈會原以「臺北燈會」之名，每年舉辦一次，為臺灣最重要的燈會活動，從民國 90 年（2001）改為各縣市輪流舉辦，苗栗縣於民國 100 年（2011）主辦，成為苗栗地方盛事，各項相關活動時間長達 1 個月。

龍在中國傳統文化上，具有極為崇高的地位，被譽為古代天子的象徵，中華民族的化身，也是廟宇的吉祥圖騰。根據民間傳說，龍是海神，也是雨神，四海龍王分別掌理四方，承襲天帝的命令，負責風雨之調配，所以，民間祈雨時，即祈求龍王賜雨。

舞龍在民間民族節慶廟會活動中，是掀起活動高潮的主角，民間所舞的「龍」，包含龍頭、龍身、龍尾、龍珠及龍旗。演出時配合大鼓、鑼、鈸的敲打。龍身一般分為九節、十二節、二十四節三種，代表「九九盛數」、「十二月巡」、「二十四節令」，也可以有更長的節數，視龍隊的需要而定。相傳龍王以珍珠、琉璃球為食，所以，龍隊少不了「龍珠」。源自大陸原鄉習俗，苗栗地區的客籍鄉民，也視元宵節為充滿祥和歡樂的日子。昔日，元宵期間舞龍、舞獅、牽布馬、跑旱船等陣頭，沿街表演，其樂融融，其中以舞龍最為盛大。

苗栗地區的舞龍活動，客語稱「迎龍」。所舞的客家龍，分為九節、十一節或十三節，龍燈在竹鼓上貼上紗，作成龍形的燈籠綁在木棒或竹棒上，有龍頭、龍身、龍尾，以畫有龍紋或其他花紋的布相聯。龍燈點上蠟燭（後改用蓄電池小燈）。表演時，由十幾個壯漢各舉一個龍燈，龍頭追逐龍珠起舞，旁邊以大鼓大鑼不同的節奏，指示龍頭舞出不同的動作，力美兼俱，氣氛熱鬧。在節慶廟會活動中，龍隊的飛舞跳躍，觀眾的鼓掌吶喊，和著震人的鑼鼓聲，鞭炮聲，加上煙火在空中綻放的銀花火樹，畫面的震撼與瑰麗的確令人動容。

龍隊到街衢、伙房進行「迎龍」的時間，舊俗有嚴格的約束，均從元宵夜起三個晚上，第三個午夜（正月十七）將龍火化昇天，稱「謝龍」。龍隊至各家各戶參拜時，前一天先致送以紅紙書寫或印製之「金龍參拜」賀帖，告知前往參拜時間，以示祥龍獻瑞。受賀人家燃放鞭炮迎接，舞畢，有些富裕人家，備有肉粥等點心，答謝舞龍者

之辛勞，賓主盡歡，的確是一項非常溫馨，既富人情味又有意義的活動。可惜，後來有些不肖之徒，以舞龍為名，向廠商索取高額賞金，有些則不受舊俗約制，舞龍時間浮濫，自春節起至元宵，不分晝夜，龍隊亂竄，妨礙交通，導至人人對「龍隊」望而生厭，扼殺傳統「迎龍」之原意。

民國 87 年（1998）苗栗市長邱炳坤上任後，一為不忍見元宵民藝活動的沒落及被扭曲，二為提振客家傳統民俗文化，遂自民國 88 年元宵節起舉辦「點燈祈福民俗踩街慶元宵」活動，廣邀民間各項陣頭、民藝團隊及龍隊，於元宵夜在苗栗街衢遊行表演，吸引無數民眾夾道觀賞，鑼鼓喧天，人聲沸騰。年長者尋回昔日記憶，青少年親炙其間激起無限歡娛之情，構成一幅富足歡樂，溫馨吉祥的動人畫面，也塑造了山城苗栗特殊的民俗節慶活動。

這項活動，至民國 90 年，為充實其獨特的文化意涵，將客家迎龍活動增添「火焗龍」（客語：炸龍）項目。傳統的客家舞龍，除大陸原鄉有「火龍陣」外，並無「火焗龍」一項。舞龍是民間固有武術的表演項目之一，昔日舞龍者多具有武術基礎，舞龍時，旁觀者擲放鞭炮，一則增添熱鬧氣氛，一則考驗舞龍者之武術涵養。所以，「迎龍」活動中，鞭炮只丟擲在舞者腳下，並不直接擲在龍身，因為龍是尊貴吉祥的象徵，炸龍被視為不敬。

苗栗地區傳統的舞龍，之所以稱為「迎龍」，其意即表示恭迎祥龍蒞臨獻瑞，怎可炸之？不過，大約自民國六十年代起，年輕觀眾抱著好玩的心理，偶爾將鞭炮擲向龍身，舞龍者不以為意，甚且勇敢地面對挑戰，設法舞動龍身將鞭炮甩開，雙方鬥智也鬥力，剛開始只有零星的炸龍現象，慢慢地蔓延為遇龍即炸。再說當時經濟起飛，民眾收入增加，以前捨不得買太多的鞭炮來燃放，現在卻可以整箱整箱購下，將龍炸得支離破碎，從中獲得捉狎後的樂趣。「火焗龍」深受年輕人喜愛，紛紛組龍隊參加。

昔日祥和溫馨的「迎龍」，隨著歲月的遷流，演變為刺激熱鬧的「火焗龍」，這是民俗活動因時代價值觀不同而變遷的一種現象，雖然有部份人士，質疑其恰當性，不過，畢竟時空環境在變，任何與大眾結合的表演活動，要其墨守成規，一成不變，實在也難，再說「火焗龍」的震撼感與挑戰性，似乎更貼近現代年輕人的心理需求。

由「迎龍」轉化為「火焗龍」，今年晉入第 23 個年頭，盛況一年盛過一年，整體活動多元化、國際化、永續化。演藝、陣頭團隊之邀請，對象擴及全臺、大陸、日本、

韓國、東南亞各國；舉辦舞龍競賽，聯合大學每年都組隊參加，均優勝而歸；敦請專家教授糊龍技藝及舞龍技巧，從社會人士到各級學校，以深化舞龍技能之傳承；邀請各鄉鎮市組隊參加，並且舉辦繞庄活動，擴大火旁龍活動的區域範圍。營造火旁龍文化的永續傳承，並且朝國際級的民俗活動邁進。

糊龍的製程介紹與心得

賴宥成

早期客家先民移居來台沿海地區早已被福佬人所佔據，客家先祖只得往山林地區與原民爭地開墾發展，待土地皆開墾完畢以後，發現山排上光禿禿的一片，後來便覺得拿來種竹子剛好，由於客家人勤儉，製作生活所需用品就地取材，竹子易採取，便衍生出許多有關竹子的工藝。其中有關客家人的一項年節大事就跟竹子有關，就是我們苗栗特有的「火旁」龍！由我們早期客庄迎龍慶典演變而來。

糊龍首先的第一步就是要取材，要去山上挑選我們苗栗當地盛產的桂竹，竹子要挑選比較筆直的剖起來的竹箨才不會如同蚯蚓一般。竹子的長度要以製作的龍圈大小而去裁切，裁好適當長度之後便要動刀，使用柴刀，客家話叫「刀嫲」先將竹子「目頭」多餘的地方削去，以防影響竹子剖半時的順利度，目頭的地方稍微修飾之後，便要進行剖半的工程，用柴刀將竹子一剖為二、二分四、四分八、八分十六等……以此類推剖成所需的寬度，此時還只算是半成品，還要將竹子的竹囊剖去，取下薄薄的箨青，剖竹箨的工程才算完成。糊龍最重要的第一個步驟剖竹箨已經完成了，接下來就是要開始用剖好的竹箨依序編製龍頭、龍尾、龍身，首先以龍頭開始製作，龍頭是整尾龍製作起來最費時費工的一個環節，在骨架的編製上就要耗費最少十天來完成，更不用說還要貼紗布以及上色，但恰恰也是這種困難造就了我們一整尾龍精髓的所在，也可看出每位師傅不同風貌韻味的龍形，在早期農耕時代，並不似現今發達，人們對於龍的形貌都是口耳相傳，從古書上得知，例：鹿角、鵝頭、蝦眼、魚鰓、牛鼻、鱷魚嘴、鷹爪、蛇身等等……許多的動物所組合而成的一種神獸，而在當時，糊龍被視為一項神聖的儀式通常不開放參觀，也不外傳於人，一般傳給家中的子孫居多，故糊龍藝師之間無法相互觀摩討教，又加上個人審美觀念、水準素質以及用料方面的不同，造就出一莊一龍的形勢。龍頭在製作上最主要要注意，也是最困難的就是左右對稱，如果左右沒有對稱平均，在貼完紗布之後，便會發現你的龍有可能會眼歪嘴斜，龍角高低不一，儘管畫工再好也遮不住紮工的拙劣，故糊龍頭是糊龍藝師的一大考驗。

在龍頭編製完畢之後，並非接著製作身體，而是要先製作龍尾，這是古人一脈傳承下來的規矩，龍尾在製作上相對龍頭就來的簡單多了，但要注意！正統的客家龍一定是卷尾，公龍捲左邊，母龍捲右邊，用男左女右之分，「滾」龍尾就是糊龍藝師的第二項考驗，客家話的「滾」就是「捲」的意思，何故說是第二項考驗呢？通常捲尾要漂亮，

一定要捲的夠圓夠飽滿，客家話說「半桶水晃晃激激」，一般火候不夠純青的藝師，是捲不出漂亮的捲尾，龍尾的製作無別的要訣，主要是足夠的耐心，因龍尾是從大的竹圈開始依序不斷的縮小，截至末端，再以橫條加以穩固防止變形，最後再將背鰭做上，蒙上紗布後彩繪裝飾，整個龍尾就算完成。

龍頭龍尾製作完畢之後就是要來製作我們的龍身，製作龍身時要注意的就是節數的問題，龍沒有固定的節數，但一定都是單數，最多不超過九十九節，代表著至尊無雙，因為龍在我們中華人的心中是帝王地象徵，是九五至尊，故只有單數沒有雙數。在開始製作之前就要先確定好人數，開光過後的神龍並不能因人員少缺，而將節數裁去，否則將對主事者（龍主）帶來厄運，在早期農業時代，家庭人口眾多，村莊組織龍隊容易，龍的節數通常也比較長，以 15、17 節為多，較少有 9 節的龍，龍身的製作是糊龍工程中 最為簡單的一步，只需將 4 到 5 個竹圈連結在一起，做成一個竹鼓，固定在竹竿或棍子上，即算製作完畢。最後要將製作好的龍頭、龍身、龍尾用四條細童軍繩串連在一起，並在每一個節與節之間間距綁上竹圈，使其披上龍被時看起來飽滿，最後將龍被披上整條龍就算完成。

我自己個人從開始學習糊龍，從開始到現在時間不多大約12年左右。一開始以前是我的叔公在糊龍，也就是製作我們二岡坪的龍，當時年紀還小，依稀記得叔公問我說有沒有興趣學習，一開始的我是沒有興趣的，但是隨著時間的變化，我是在叔公離開人世後才開始對糊龍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加上從小就耳濡目染，以致於我學習糊龍這項技藝能夠更快速地上手。

最早我曾用紙箱製作龍頭，後來拿菜刀剖開竹片來編織龍頭，到最後真正拿起柴刀來剖開桂竹，學習糊龍這項技藝，這一路來是幾經波折，因為叔公已經過世，沒有師傅帶領的我，只能根據照片中叔公從前製作的龍來當作模仿的對象，漸漸的製作傳統龍就變成我真真正正的興趣，也正是因為要延續這項傳統，我才會這麼堅持要製作出客家味的傳統龍，客家龍的「大龍頭」、「大捲尾」的特色可以讓老一輩的人勾起兒時回憶，也可以讓現代的年青人了解甚麼是真正的客家龍，這樣我們客家龍的文化才會永遠留傳下去。

聯大文觀系龍隊的成立和發展（撰文：唐意涵）

全女子撈龍隊，正式上線

「恭賀新喜，大吉大利，聯大文觀敬賀。」

話音未落，內心已經被這群女孩們的堅毅所感動。

回想起來，記得第一次詢問文觀女孩們是否有意願籌組龍隊時，是2017年的7、8月，當時，自己雖是文觀系的學生，因為實習因素，便以籌備廠商的身份詢問。這是第一次國立聯合大學文化觀光產業學系（後簡稱為聯大文觀）籌組龍隊，先前完全沒有任何女子大學生龍隊案例可供參考，當時候聯大文觀系會長林雅寶一口答應，除了籌組龍隊外並全程參與活動，說實話，不擔心肯定是騙人的！

仔細想想，要召集女孩組成舞龍隊，光是體力就是一大考驗；參與活動所提供的少許車馬費，我都沒把握能夠成為誘因；讓草根味十足的舞龍教練與外地年輕學子能夠協調好糊龍、練習的時間，等等難關開始一一出現，身為籌備廠商，難道真的可以全部丟給學生們去處理嗎？會不會當他們也無法解決時，就只剩下放棄？

用水泡與藥布換來的銅質獎

不確定是多少個晝夜，才能將連成年男子都需要加以訓練，才能舞完全套的龍身舉起，第一屆聯大文觀龍隊的練習，是我的同事給予較多的幫助，我曾去過練習現場一次，那個夜晚氣溫頗低，看著女孩們拿著沉重的龍頭與龍身，努力繞圈、戲水、舞八字，看得出來他們已經體力耗盡。

中場休息，舞龍頭的雅寶跟我說，他的手前兩天已經起水泡了，哪個成員手臂痠痛，比賽在即，只能包起紗布、貼上藥布，繼續練習。當下心裡吶喊：「天啊！他們也太讓人心疼了！」比賽時，在舞台上看著他們順利舞完，聽著評審公布名次，為他們慶賀，也為他們驕傲。

過了首次新鮮感，如何延續更加艱辛

對於標案撰寫來說，大學生女子龍隊真的非常加分。因為傳統文化禁忌，女子是禁止拿龍，而文觀女子龍隊的成立不僅是一支新龍隊，還代表文化青年扎根、性別平權，

並以外地學子為媒介，將地方傳統文化再行銷。說真的，以主辦單位的立場，真的是愛慘了文觀龍隊。

回到文觀龍隊身上來討論，第二年的成立，少了新鮮感，多了對於困難練習的認識後，即便有新入學的新生，但一切卻不如想像中的簡單。

這一年，我將以籌備廠商的正式員工與我的母系洽談龍隊。龍身材質選擇、龍隊教練聘僱、龍隊成員協尋這一切難題再度重演，就這樣來來回回的討論下，第二屆龍隊將由當時的大一新生全面承擔，在去年擔任重要角色的系學會退隱幕後。記得當時，老闆問了一句：「學生她們狀況可以嗎？」看著活動日期緊迫在後，我與同事心想：「不可以，也得努力讓它成為可行。」

與文觀龍隊的相互陪伴

少了學長姊的陪伴，第二屆龍隊的練習我盡可能場場出席，每週和學生們到貓裏客家學苑糊製龍身；每次早上六點半起床，與他們共同體能練習，一小時後，再趕去上班；甚至偶爾聽聽他們在課業上的小牢騷。這麼做真的不容易，而且也不會是生意場上該有的景象，但仍然希望藉由陪伴，可以讓他們知道，籌組龍隊不是只有他們，還有我。

記得當年，第一次拿著親自糊製好的龍身上場時，女孩們尖叫聲此起彼落，在教練的指導下，驚喜但順利地完成已學會的套路，不論過了多久，那份隨著他們跳躍、舞動龍身而跟著起伏的緊湊心跳，難以忘卻。

對這個百年文化的喜愛是從投入龍隊的招募後，才慢慢被這群女孩所感動。不僅僅是我陪伴他們練習，也是他們陪伴我認識焗龍博大精深的文化，身為地方關係人口的我們，永遠無法像在地人一樣，血液中留著焗龍精神，但走訪一趟苗栗，焗龍的文化已是我們生命歷程的重要經歷。

謝謝，文觀龍隊的每一位成員。

謝謝，苗栗焗龍。

第一屆龍隊（2017-2018）撰文：林雅寶

聯大文觀女子龍隊的誕生

一切來的突然，原是單純踩街遊行，卻變成組織龍隊。有別於一般龍隊男生成員為主，女生的我們，顯的特別，但困難與挑戰也相對較多。別隊固有的訓練模式、成員、比賽經驗我們沒有，我們從零開始。

女子龍隊，成員少不了女生，系上女生多，但願意舞龍的女生呢？

在召集隊員的過程中，提醒需要辛苦訓練，但可能舞龍是一個特別的體驗，大家都躍躍欲試。對於外地來到苗栗的我，撈龍是完全陌生，只在課堂中偶然聽過，卻不曾見過，但這次我卻參與其中。

從零到有，女孩與龍

從糊龍開始，跟著老師傅學習傳統龍，相較於競技龍，整體更重，光是龍頭就要將近10公斤，長輩們說遵循傳統，女生不能糊龍，起初幾乎都是男生負責，後期女生才參與上色，從一根一根的竹子，到最後一尾龍在我們面前，那樣的成就跟感動現在仍記得，就像自己的孩子成長一樣。

同時我們也訓練，體能上跟男生相較還是有落差，必須投入更多時間，原本的自由變成一次次的訓練，得到的是全身酸痛，甚至破皮流血，間接的隊員流失也成問題，只能勸說、鼓勵，鼓舞眾人士氣。

在位置分配上，教練將龍頭交給了我，壓力還是有的，畢竟龍頭重量不輕，練技巧、動作都相對困難。還記得在比賽簡章中，有提到4個客家儀式型動作，過程中須完成2個以上，其中一個動作叫做「龍發威」，是龍頭需要快速向左旋轉八圈後，再快速向右旋轉八圈。我想練成這個動作，但在我轉完8圈之後，已經倒在地上，除了頭暈目眩，我想不到其他描述。不知多少次的練習，都在地上宣告結束，於是教練將圈數減少，好讓套路更順暢，即使不完整但我努力過，在龍頭跟龍身沒有打結的前提下，以較少的圈數完成這個動作。

記者會的到來，是我們首次亮相，腦海中熟記套路，害怕任何一點失誤，在結束的

同時聽到觀眾的掌聲，我們做到了。

風吹雨淋、破皮流血，也要舞

為了比賽，我們在過年期間提早返校訓練，即使放假在家，自主體能訓練也不減少，越是接近比賽日期，壓力就越大。某一次練習，在教練喊停的時候，我才發現我的手在流血，擦藥的當下才意識到痛，看到虎口的皮不見只剩肉，才知道受傷了，但當時滿腦子還是想練習。這也許是一個契機，教練要大家知道，雖然過程很累，讓人想退出，但還是有人選擇在受傷後繼續練習，我們知道，那是我們的決定。

還有一次飄著小雨，但雨勢漸大，教練將是否提早結束練習的決定權交給我們，也許是默契，又或是對於比賽的重視，大家有默契的說「再完整跑一次」，於是我們一行人，在大雨中奔馳，只為把握賽前僅存的幾次練習機會。

比賽當天，從開光點睛儀式到競技龍比賽，看著各個隊伍賣力演出，可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上場前，教練說「龍頭一定要轉動明顯，整尾龍才会有活力，妳還可以用更用力」，歡迎「聯大文觀女子龍隊」，從進場就可以感受到我們是焦點，我使勁全力只為展現有活力的龍頭，我們流暢的、默契的舞出腦海中最熟悉的套路，直到最後的ending pose也不鬆懈，下場的那一刻，教練說「今天的龍頭是最有活力的一次」，我笑了。

無心插柳柳成蔭

踩街，是我們原本參與的活動，我們仍參加了，只是以不同的型式出席，隨著遊行隊伍，我們擺動龍身，在等待前進的過程中，應觀眾要求，穿插片段的表演，獲得無數的掌聲、歡呼聲，一直到終點。

這一年撈龍之夜和化龍返天同天舉行，這之中最高潮就是炸龍，三個場地同時三組龍隊表演，鞭炮持續炸直到演出結束，讓大家越炸越旺，最後迎來化龍返天，幾個月下來，一尾龍從無到有，經歷了練習、比賽、表演，當我們親自將龍盤起，點火的瞬間，真的結束了，看著上升的煙，無形中似乎瞥見龍的身影，伴隨著淚，是感動、是不捨，是種種回憶。

文化傳承

從龍隊的組成到比賽，有過爭吵、有人退出，放棄可能是曾有的念頭，但我們走過來了，我想說，我們做到了，我們讓大家知道女生也能舞龍，對我而言，這不僅是一次難忘的經驗，更是在地文化的參與及傳承。

第二屆龍隊（2018-2019）撰文：郭家伶

參與經過

苗栗客家庄，客家文化濃濃的客家情，從大學生身上尋找客家在地文化的身影，激盪出青年學子與龍文化的火花。延續第一屆龍隊的熱情，第二屆龍隊也誕生了。成軍時是透過第五屆文觀系學會，招募大一學弟妹參加在地著名元宵活動，當初大家對這個文化既好奇但是又不熟悉，透過學長姊的經驗談也得知「龍隊」是什麼。

首先是和師長及承辦公司討論龍隊成立的問題，並預先知道所有的時程安排規劃，但是大一的校內活動非常的多元，以至於大家要抽出更多細微的時間來把握住和龍接觸的每秒鐘。除了套路之外，舞龍更重要的是體力。當舞龍成員幾乎都是女生時，體力又顯得格外的重要。大家蒐集好各自的課表，抽出了第一堂課前的早晨（約 6:30~7:30）來增進自我的體能訓練，不只是基本的核心訓練，還有套路中時常會接觸到的跳躍，也是透過學長姐的巧思，帶領我們在道具（椅子）的輔助下，逐漸熟悉每一次的應對進退，也要感謝當時唐意涵學姊，每天都陪伴我們訓練和給予我們更好的建議。

隨著比賽逐漸靠近，最後的兩個月集中練習套路，每個套路都是從單獨練習到熟悉，最後再按照適切的順序進行排列組合，形成我們完整的表演，再透過和樂器組的協商，請他們演奏出適合每個套路的節奏，讓整個演出更振奮人心。練習中，難免會遇到同儕間可能一個人錯、一個人打結，大家就都要從頭再一次，也或許是這樣的壓力下，驅使我們成長、進步的越來越快速，尤其是大家的那股熱情和不放棄，成為我們邁向成功的動力。

在大家的努力下，7~8 分鐘的表演也隨之成形，途中也會有夥伴小心受傷，但是卻又心繫著彼此，儘管如此，大家都會將自己的部分做到最完美，成為團隊裡彼此的堅強後盾。期間，也是會有同學無法接受體能訓練的負荷或人際壓力及難為處而選擇退出，難免因為人數不足而軍心動搖，但是我們不氣餒，一個不行再找一個，一個不願意再換下個，為每一節龍身都找到屬於祂的舞者，成功闖進舞龍競技比賽的前三名。

第三屆龍隊(2019-2020)撰文:吳亭誼

成員和照片



(龍頭-王曉玲)



(龍頭-池賢墩*左一)



(第 2 節-陳蓮君)



(第 3 節-郭家伶*右一、第 4 節-黃玉君*左一)



(第 5 節-吳亭誼)



(第 7 節-黃子玟)



(第 8 節-吳芮鳳)



(鼓手-蔡詩筠、郭瓊文*中間)
(銅鈸-陳心玉*左一)

活動照片







第四屆龍隊（2020-2021）撰文：徐嘉沐

轉眼間，文觀龍隊已邁向第四屆，隨著苗栗撈龍季節的靠近，一如往年開始遊走於大一教室並開始招募新血成員，且加上兩位舞龍學長，楚正和柏廷，起初我們確實地組成了一條完整龍隊，即便人員非十分充裕，在起步階段無論籌備和練習上是相當順利進行。

但隨著幾週時間的流逝，逐漸開始浮現出難題與考驗，一方面是總體成員身高上的懸差關係，對於女生先天體格別於男生隊員較弱勢許多，為了維持龍整體一致性下，在握桿子、跳龍高度、體力負荷等需比其他人難度再往上一層，意味著得持有更堅毅不拔的意志力去完成這一項傳統活動；另一方面有些成員進出變動影響，不僅看似洽當的人數再次遭遇危機且充滿未知性，每一次變動代表著需要再一次磨合默契與調整姿勢，給予了我們每一個人信心打擊以外，內心忐忑不安著是否能順利成軍至化龍返天。

某日編排後半段比賽套路時，師傅自信滿滿地提議：「今年一定要幫你們加躺戲水動作」當下我們每個人所流露的表情一一不同，因為這是文觀龍隊前所未有的新競技動作，本身考驗全身核心力量，尤其完成戲水後站起來的動作尤為最困難，一旦有一節未成功起來，無法一同將後面節數拉起來並且被前面節數人帶走，導致容易發生受傷情況甚至於中止狀況。因此考量背後風險，我們單獨訓練這個遠甚於其他套路，每做一次就得忍耐無任何墊子情況下的堅硬地板，無論體力消耗和背部傷害都相當大，尤其對女子成員而言更是一大挑戰。

絞盡腦汁思考每個套路之間串聯、順暢度與可行性下，終於完成了一套 8 分鐘套路，此時對於鼓和鑼之間的默契便考驗出來，雖然不必耗費全身力氣，但相對等價交換下是舞龍精華位置一聲音，對應不同套路節奏，兩者相互搭配所呈現的氣勢，將帶動整個氣氛及龍身中我們的心，對聲樂組來說，能夠無縫接軌不帶任何遲疑與失誤是相當困難一件事情，只能透過心與心之間無形串聯的默契與龍身的大家作搭配。每次練習中，都會不斷與聲樂組協調哪些地方可以更好、切換上要如何更快速判斷及改變較為順暢、嘗試各式各樣花式鼓聲融入於表演中等等。

比賽時間逐漸逼近下，乾乾學姊所提供的訓練菜單隨之增加且強度提高，如拿二坪籃球場旁的三角錐作為跳躍高度門檻，保持著握桿姿勢完成一次次跳高動作，模仿實際拿真龍做穿山、正跳高度情境模擬；基本體能訓練包括仰臥起坐、伏地挺身、棒次、波比跳

等，強化不同部位肌肉強度和耐力，將整體套路變得「快、狠、準」，促使我們金光閃閃的龍彷彿栩栩如生。

然而在運動強度提升與準時懲罰機制執行下，身負龍隊總召和龍尾的乾乾學姊，成為第一個倒下的成員，於寒訓中間某日訓練中身體過度負荷而送進醫院、加上後來兩名成員因車禍而帶有傷口、以及彼此練習碰撞而受傷等等，許多意外不斷互相交織和堆積，比賽日子急迫下，大家表現普遍灰心且備受壓力。「這樣子的我們能平安出賽嗎？」深植於每一個人心中。

然而不惜寒假彼此個人時間努力特訓、受傷和磨合，便是為了呈現最好模樣，最後也成功地在比賽當天順利地完成，後續也有至玉清宮、五文昌廟、甚至於台中馬拉松作為開場及中間表演，到了化龍返天的日子，我們都依依不捨整段旅程的結束，過程即便再艱辛難熬，大家患難與共走完至今日已經是最好結果，雖然今年遭逢新冠狀病毒侵略影響，「燴龍之夜」與「民俗踩街」未能成功舉行，少了這一份難得活動，但就此完成第四屆傳火的我們，如同燃盡的火焰黯淡於黑暗，而這一份餘燼將會不斷保存於所有人內心中。





第五屆龍隊（2022-2023）撰文者：楊楚正

初試啼聲

加入龍隊的第一年，我擔任鼓手的位置，同時也是第一次接觸直笛以外的樂器。打鼓講求的是節奏感，每個拍子都要精準，才能跟其他樂器有完美的配合，樂器組配合得恰當，龍珠才可以隨著節奏帶出不同套路，引導舞龍手做出精湛的演出。

練習的過程中總會遇到瓶頸，沒有音樂底子的我，只能靠著節奏和筆記去複習，舞龍的招式通常會對應固定的鼓聲，因此鼓手不只要將節奏打得精準，還需要隨時注意龍當下的招式是什麼。

龍的表演招式千變萬化，龍鼓也亦是如此，在表演時最常聽到的通常會是龍在行徑時的鼓聲，鼓手會用快速且急促的敲擊來使氣氛熱起來，後續再隨著不同招式擊出相應的節奏。

比賽當日，賽場四周人山人海。雖然比賽套路的鼓譜已在先前背得滾瓜爛熟，但緊張與不安的情緒，自信也受到了影響。一直到開光點睛儀式禮成，即將輪到我們上場前，我才大大地深了一口氣，讓自己調整到最佳的狀態。

當開場陣勢擺好，龍珠手與我四目相交，下一刻，她哨聲響起，我擊出了開場的節奏。那個當下，我專注的看著龍的去向，同時將節奏打在每個正確的點上，鼓聲如萬馬奔騰般，聲音響徹雲霄。

那年，我們在比賽得到優勝獎，或許技術不及苗栗當地的龍隊們，但我深深感受到，當我們在舞龍時，心是連在一起的，那份團結、那份感動，以及那些練習時所留下的回憶，都會成為彼此的珍藏。

薪火相傳

每年十月中旬，龍隊總召便會開始穿梭在系上各年級的教室招兵買馬，詢問各位學長姐、學弟妹是否參加文觀龍隊。

而我，在大學的最後一年，承接總召的位置。過去三年，由於擔任的不是總召的職位，因而沒有招募隊員的壓力，直到今年才發現，一隊 15 人的隊伍，組起來卻困難

重重。

招募龍隊成員的問題據說從第一屆就已經存在，但在每一屆總召和成員的努力招募之下，總能將人員不足的危機化險為夷，而我也在努力地完成這項使命，四處尋找最後的幾位成員。

龍隊的組成與困難

龍隊的完整人員通常為十五至十七人（依節數不同做加減），擔任的角色分別為龍頭龍尾各兩人，鼓手、鑼手、鈸手各一位，其餘皆為龍身。

由於龍身（龍頭至龍尾）無法隨意更換人員，因此在訓練時不僅要所有人到齊才能練習，更要犧牲許多課餘時間和寒假待在學校，才能在活動時呈現最好的狀態。近幾年來，撈龍這項百年文化愈來愈式微，在民間的龍隊因招不到隊員而陸續解散，據說有部分原因是現在苗栗有些長輩依然對撈龍有著不好的印象，因此不允許家中的年輕人去碰這項文化。但這個問題不單只出現在撈龍文化上，許多傳統的陣頭都面臨到這項挑戰，或許該如何消除人們對陣頭的負面印象，才是保存陣頭文化的首要任務。

千錘百鍊，齊心摘銅

在千辛萬苦的招募之下，龍隊終於湊齊所有節數，開始套路的訓練。由於龍隊成員來自各個年級，且來自不同地方，因此除了要避開課堂的衝突，還要注意成員們回家的狀況，才能順利進行練習。在訓練的日子裡，每個人都如同待在同條船上，一個人出狀況，整條龍都無法發揮。同學們為了將套路練到完美，不僅犧牲課後的休息時間，甚至放棄寶貴的寒假，在一次又一次的練習中，我們慢慢的成長，修掉多餘的動作，讓整個套路顯得乾淨俐落。

比賽當日，迎來的是我過去參與龍隊三年不曾遇過的雨天，在點睛與在我們比賽時都是細雨綿綿，但不知為何，當輪到我們時，忽然下起了滂沱大雨，當時的我只有一個想法，就是希望不要有人受傷，隨著鼓聲的結束，我才放下心中的石頭，我們順利完成了。

在後續幾支龍隊表演完後，來到頒獎的時刻。在頒發銅質獎時，主持人高喊我們系的名稱，而我也高興的歡呼，我們終於奪得了期盼已久的佳績。另外，我們也拿下

了團隊龍藝獎，似乎是因為我們是所有龍隊中，唯一沒有失誤的隊伍。

後來，仔細想想，也許是因為這場雨，幾乎讓所有龍隊無法渾身解數的發揮，反而讓我們穩扎穩打、簡單卻順暢的套路，博得了評審的目光。但是，也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記住在練習時所教的，跳的時候要注意，慢慢來沒關係，所以才能造就如此佳績。

天時地利人和，這次三者皆到齊了!

得來不易的踩街與撈龍之夜

在新冠肺炎的影響下，許多活動都無法順利舉行，例如去年 2021 的踩街與撈龍之夜，因疫情的肆虐而取消，造成應屆龍隊成員無法體驗到真正的活動樂趣，留下了遺憾。慶幸的是，在台灣人團結且自律的情況下，疫情得以控制，今年的活動終於能照常舉行。

2022 龍隊成員



龍珠 羅縵琪



龍頭 楊楚正



龍頭 徐嘉沐



第二節 曾皓維



第三節 許翔賀



第四節 張弈晟



第五節 謝昌庭



第六節 王維康



第七節 羅昱翔



第八節 陳聿泰



第九節 呂翔哲



鼓手 涂羚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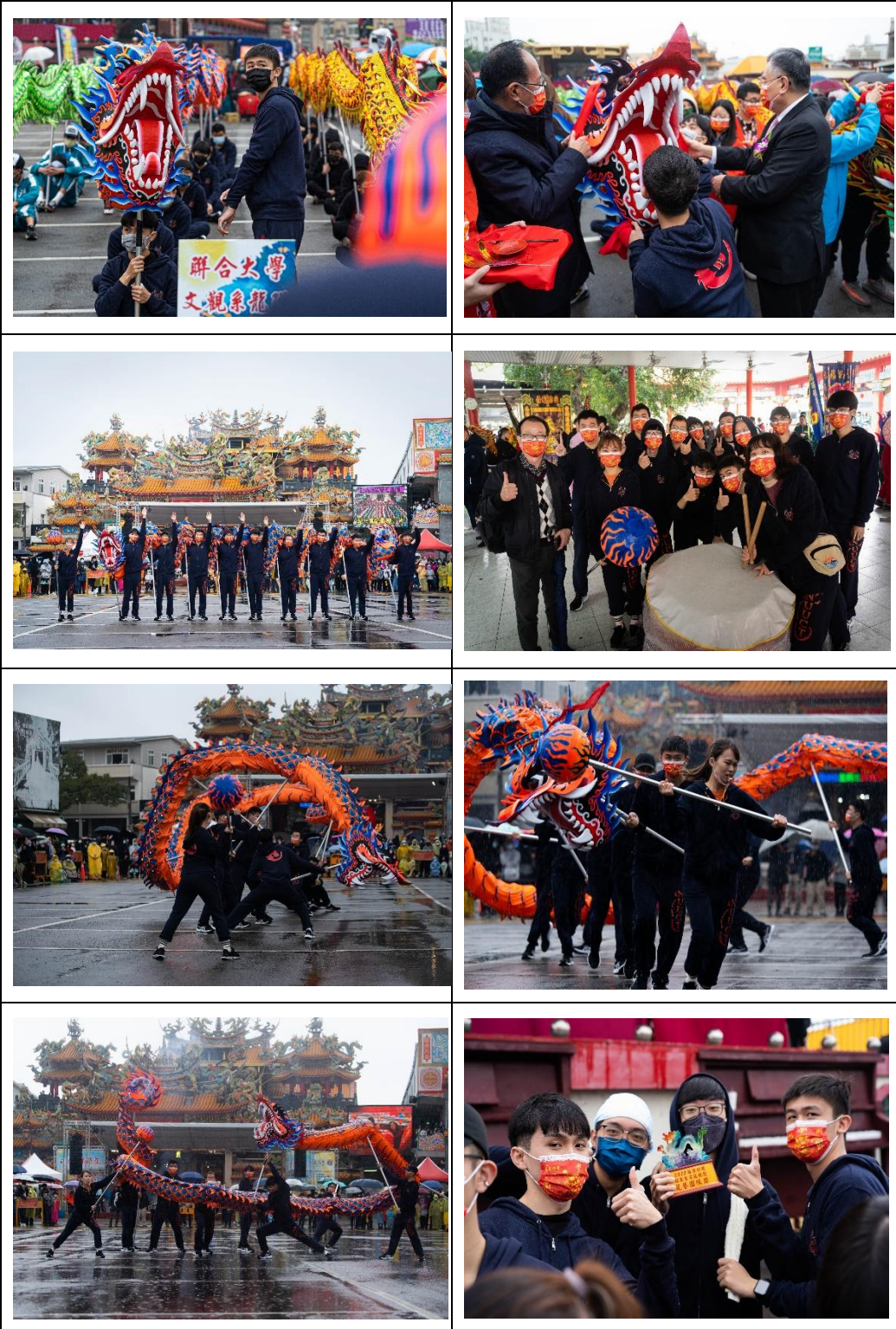


鑼/鈸手 蔡好婕

賽前練習



點睛+舞龍競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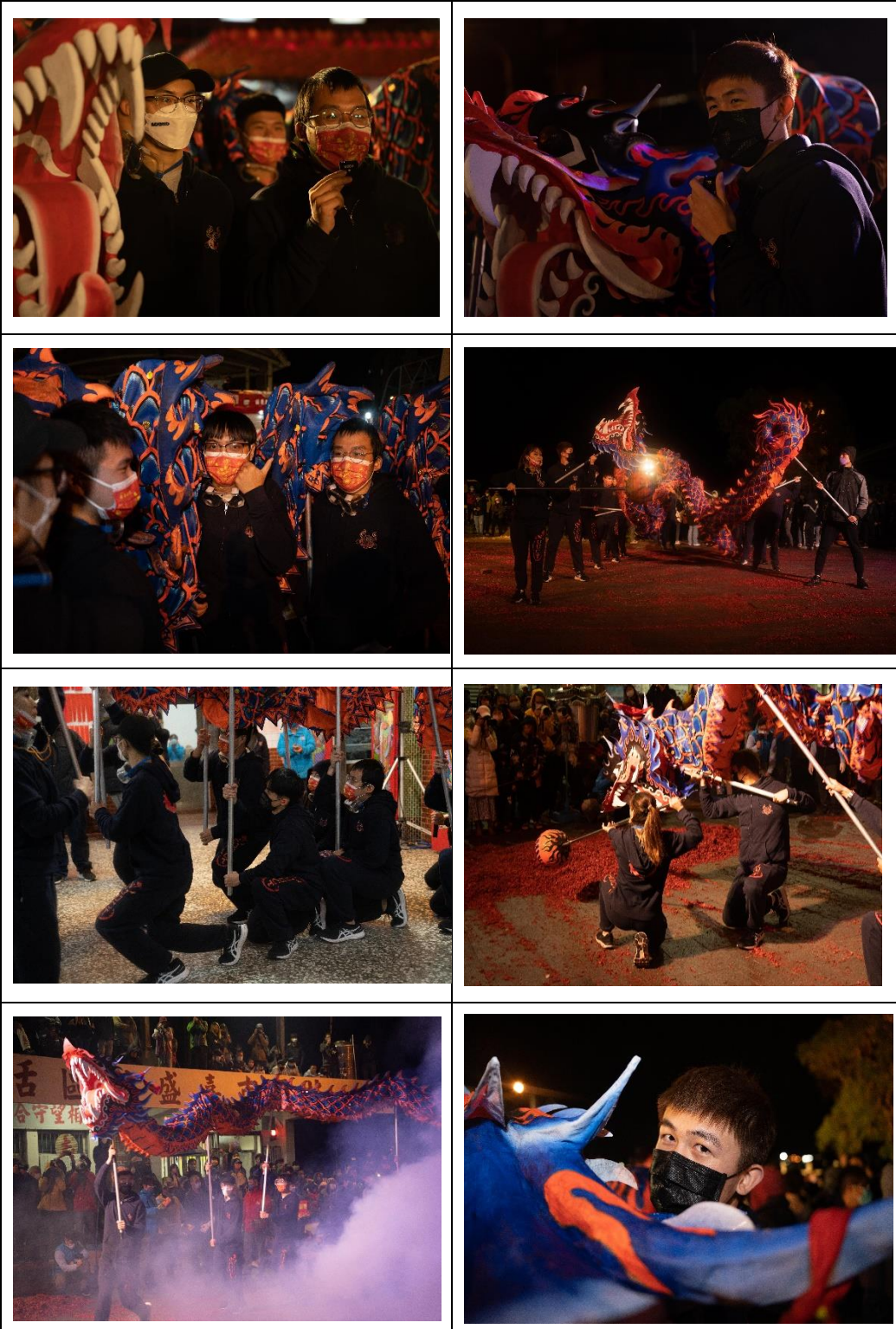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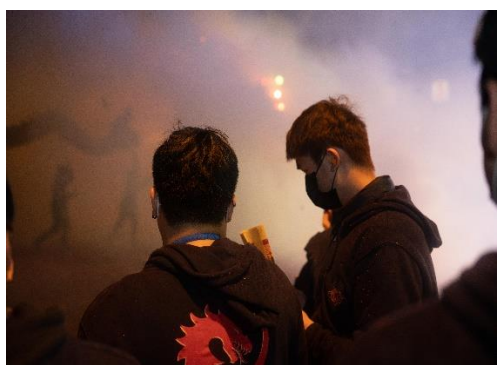
踩街+撈龍之夜





化龍返天





後記

參與龍隊的時光，彷彿一趟奇幻旅程，轉眼間就過了四年。

有些故事早已模糊不清，有些卻好似昨日才結束，精彩的回憶仍歷歷在目。舞龍本身就是一項苦力活，大多數人通常體驗過一次就不會再參加第二次，畢竟練習的過程中十分艱辛，同時也得犧牲掉許多休息時間。但不知為何，我總能在每一次的活動中找到樂趣，我想，與龍隊夥伴們共同完成一件事的喜悅與感動，就是我繼續熱愛龍文化的最大原因。

舞龍對我來說，是憧憬、是熱血、是文化，更是一種我向青春致敬的方式。在大學期間，我完成了童年的夢想，也盡我所能的向學弟妹們傳承了這項文化，最後也在比賽中贏得了佳績，成功地向我的青春獻上最高的禮讚。

文化的傳承固然艱辛，但看到後輩們不遺餘力的向下扎根，我想我也能安心的結束我這趟奇幻旅程，邁向我下個人生階段了。

我由衷地感謝，一路上幫助過我們的所有人、事、物。

第五屆總召 楊楚正 撰